

擦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泪祭金陵

程文胜

敬钟长鸣

谁能忘记屈辱的历史
谁能忘记持久的抗争
此刻,在凛冽的寒风中
一篇千古祭文
忽然在我耳旁轰鸣
是的,是遥远的《国殇》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这是屈原驱动的战车
在激昂的史诗里一路向前
这是无畏,是神勇
是祖先赋予我们的血性
是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赤诚

每一行饮恨的诗句
都嵌进大地的伤口
每一处血染的滩涂
都在回荡深切呐喊——
面对列强,必须无所畏惧
同时必须深刻牢记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三

我看,全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上
《论持久战》放射光芒
这是强劲的胜利之光
也是民族的觉醒和未来的希望
同仇敌忾,视死如归
前仆后继,共御外敌
那是怎样的艰难岁月
那是怎样的坚忍不拔
中华民族终于驱逐敌寇
赢得伟大的胜利

多少年来,我们倍加珍爱和平
彰显大国风范
我们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我们的目光
始终展望美好的未来

而和平薄如初雪
会在遗忘的阳光下消融
当国际风云变幻
地域冲突弥漫炮火硝烟
雾霭深处
一柄锈蚀的刺刀
总在试图反射旧日阴森
鸟鸦口吐不祥的咒语
肮脏的翅膀时擦起
靖国神社招魂的旗幡
从觊觎钓鱼岛主权
到叫嚣武力介入台海局势
一次次激进地试探
一次次疯狂地冒险

如果高大的梧桐树
不能引来和平的信鸽
伸出友谊的手
握住的只是扎心的箭簇
人们啊,睁大善良的眼睛
像猎人一样把篱笆扎紧
将大刀磨得锋利
警惕豺狼在黑夜里突袭

四

第十二个国家公祭日将至
请听一名军人的告白
遇难同胞纪念碑
绝不为投射阴影而立
它们是刺破谎言的苦难写真
是警醒世人的历史真相

对军人而言,和平大钟
要凭借枕戈待旦、敢打必胜去撞响
在日复一日的锻造中
我们化身最坚硬的城砖
垒成铜墙铁壁
让万家灯火
在祖国每一寸土地
幸福地亮到天明

短笛新韵

今天,亲爱的南京
请默允我以诗人的方式
让追忆的激愤和悲痛
掀起漫天狂雪
那年的南京
陷入持续六周的至暗时刻
屠刀反射野兽的狰狞
江水漂浮裸露的尸首
三十万同胞遇难
国人心底最屈辱的伤痛
和平大钟的钟声深沉悠远
梧桐渐渐褪去金黄的盛装
玄武湖如镜的湖面上
一道道闪电般的裂纹
点亮华夏儿女的根根心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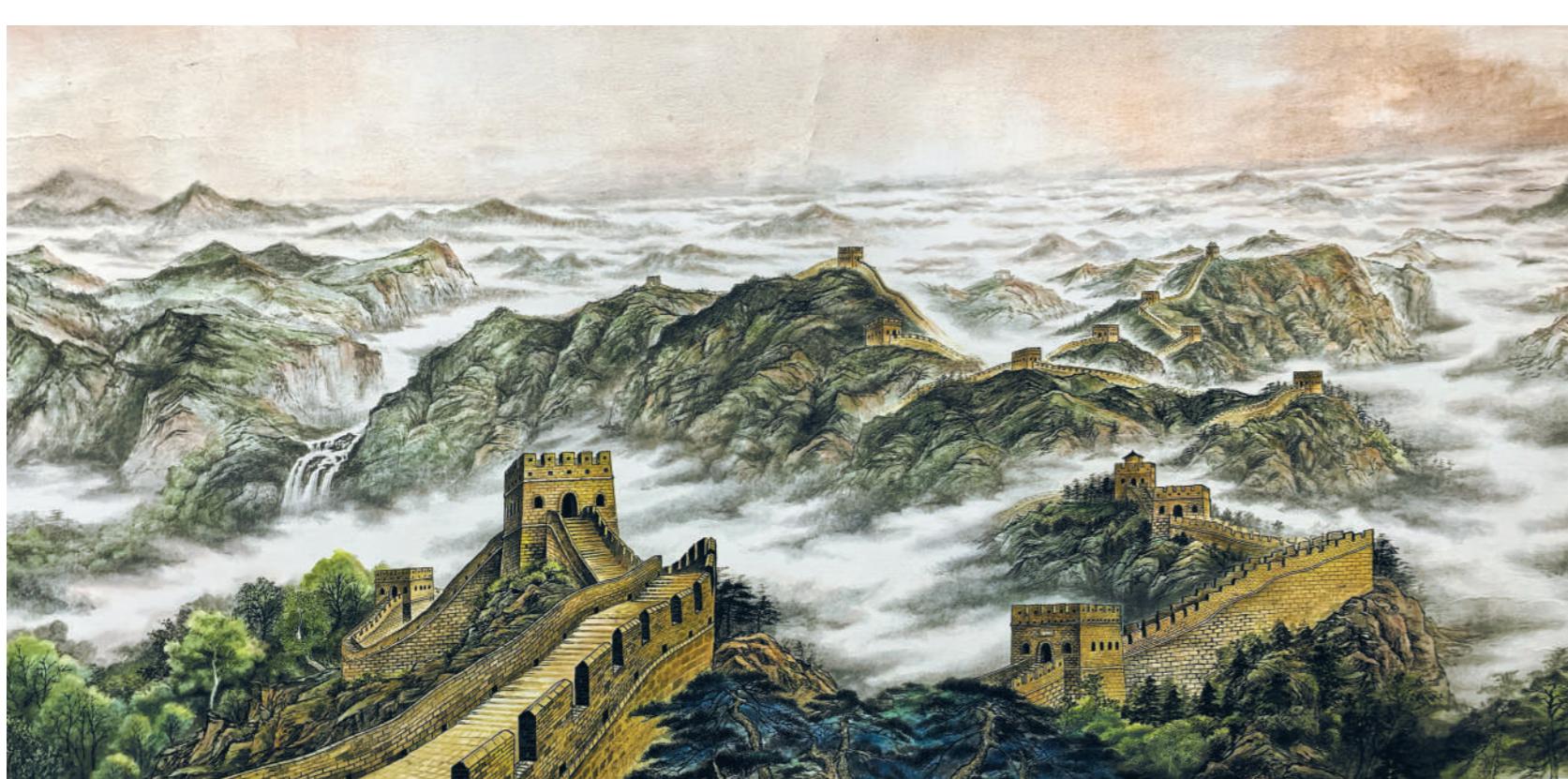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座青铜雕塑,泣诉着当年的梦魇
一位被凌辱的母亲悲痛至极
无力的手托着蒙难的儿子
仰天呼号

三十万亡魂
一起挤进她嶙峋的脊骨
家破人亡的个体悲怆
在历史烈焰中焚燒
凝结成亿万人的共同悲伤

二

南京,我为你哭泣
不只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十四年艰苦抗战
每个疼痛的历史节点
我们心中都会激起
悲愤的狂澜

当仪仗兵踢出庄重的正步
当枪刺的寒光切开薄雾
胸前佩戴白花的人们,垂首默哀
缓步走近遇难同胞雕塑
一个个温暖的手掌
抚摸坚实的基座
慰藉血染的泪痕



胡世宗

53位烈士的亲人,一个也不能少

读有所得



从2008年3月19日起,沈阳日报社启动“期待重逢·寻找烈士亲人”活动。历时3年半时间,寻亲团队已经为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53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最近,我从伏桂明新作《时间深处》(沈阳出版社)中读到这些寻亲纪事,被深深打动。为53位志愿军烈士寻亲,践行了著名作家魏巍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题词: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我曾戴着红领巾多次来到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瞻仰和追悼,也曾多次和老伴、儿女一起到陵园扫墓。《时间深处》开头写到的那位老者的告白,就是

沈阳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最真挚的心声:“清明节快到了,我想念黄继光、邱少云等几位英雄,想过来跟他们说说话,给他们磕个头。”

2008年3月,时任沈阳日报社记者伏桂明在陵园采访时,发现在烈士亲人来访登记簿上,有53位烈士的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陵园负责人说,当年由于条件限制,不少烈士亲人只收到了烈士证,而不知烈士安葬地点。正如书中所说:“烈士的坟前从来不缺少鲜花,却独独少了家人的鲜花。”

这深深刺痛了伏桂明,“烈士已经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为烈士和烈士的亲人做些什么。”

2008年3月19日,《沈阳日报》刊发稿件《抗美援朝烈士的亲人们,你们在哪儿?》。寻亲团队首先开始寻找齐进虎烈士的亲人。齐进虎曾11次立下战功,是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木盆渡江”英雄的主要原型。资料记载,齐进虎的家乡是“山东省莱城县崖头区前圩村”。然而,经过百余次电话联系、寻亲团队始终没有查到这个地址。2009年3月,转机出现。沈阳的一名读者打电话给报社,说他妻子的老家离齐进虎烈士的家乡前密文村不远,“前密文村”这个村名校准了团队重新找寻的方向。2009年4月4日,在当地民政部门帮助

下,团队终于与烈士的弟弟齐进山老人联系上。原来,齐进虎烈士的亲人在荣成市崖头街道前密文村。

2008年4月2日上午,陵园迎来了林广山烈士的弟弟,时年63岁的林光海老人。他是寻亲报道刊登后第一个来扫墓的烈士亲人。山东籍烈士刁子仁、于守恒的亲人是看到当地媒体报道后,找到了烈士安息之地。范万章烈士的妹妹范淑兰、弟弟范万堂远在新疆,他们通过网络了解到沈阳日报社正在寻找烈士亲人。

某高地防御作战中,倪祥明在子弹打光后冲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后,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寻亲团队与远在河南杞县的烈士亲人联系上后,亲人们冒雨来到陵园,在倪祥明烈士墓前祭拜:“叔,俺们来看你啦……”

刘凤勇烈士的女儿刘冠英,把父亲最珍贵的一部分遗物捐赠给陵园。她自己留下了父亲的两枚纪念章,觉得父亲一直陪在她身边。看到墓碑上记录有父亲的英雄事迹,她颇感欣慰。徐林书烈士是某团参谋长,牺牲的前一天曾接受作家魏巍的采访,谈铁原阻击战,谈计划中的对敌战斗,还爽朗地笑谈他的恋爱愿望。只过了一天,他

就血染疆场。在徐林书烈士家乡,寻亲团队找到了他的堂弟。

53位烈士的亲人,一个也不能少——这个信念激励着伏桂明。2010年3月24日起,团队开始实地寻亲。伏桂明带着同事们辗转山西、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最后22位烈士的亲人。

“做这些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不仅是一名记者,还是一个在情感上接受改造的人。”伏桂明说,“那些知道烈士安息之地的亲人们喜极而泣,泪流满面。他们紧紧握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埋在他们心头50多年的结,在那一刻解开了。这种情景带来的震撼,是看多少教科书也无法体验的。”

持续3年半的寻亲活动,在读者当中反响强烈。与烈士毫无血缘关系的市民踊跃报名,与烈士认亲。从退休教师到在职公务员,从中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商场员工到退役军人,纷纷加入认亲的行列。

铭记,从烈士的墓碑开始。每一次去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伏桂明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烈士的亲人和自发扫墓的市民,“前者是骨肉亲情,其情其景感人泪下;后者最能代表民众的敬意与感恩,也生动地诠释着一个理——英烈不朽,薪火相传。”

床位的选择

潘静新

军旅点滴

推开武警某支队宿舍的门,一股带着阳光气息的清爽感瞬间包裹全身。没有丝毫杂乱的空间里,10张制式床铺如队列般分列两侧,军绿色的被子被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我的目光缓缓扫过,前4组均是两张单人床紧密相依,最后靠着盥洗室的墙边,各有一张单人床,布局简洁规整。

作为地方记者,我随“老兵进军营代表团”走进武警战士宿舍参观,一个念头突然跳了出来:若是让我选,哪个床位更舒服?我特意站在盥洗室门边细细琢磨:前4组床挨得近,夜里若邻床战友打起呼噜,怕是要难以入眠;最里面的两张单人床,虽说洗漱时会有水流声,可多数时候能落个清静。

“同志,要是让你选,你会挑哪张床?”我转头看向身旁的年轻战士。他肩背挺得笔直,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只见他抬手一指,答案让我愣住——竟是靠大门最近的那张。那可是我第一

个排除的“最差床位”:不仅挨着战友的床,每天大家开关门的声响、进出的脚步声,这儿听得最清楚,怎么看都很难安稳。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班长安排的?”我忍不住追问。“是我自己选的!”战士的声音清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难道是别人先选完了,你没得选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急忙打断:“不是的!”他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双手不自觉地攥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那里……集合最快呀。”

我疑惑了:同一间宿舍,不过几步距离,集合快几秒,难道比睡个好觉还重要?看着年轻战士腼腆又认真的样子,我没再追问下去。

这时,两位鬓角有些斑白的老兵走了过来,我赶紧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他们。一位曾是通信兵,一位当过侦察兵,他们刚才进门时还在念叨“以前睡架床,现在这条件真是好太多了”。听到我的问题,他们先是并肩站定,目光缓缓扫过10张床铺,随后竟不约而同地指向大门边的床位。

“为啥呀?”我更加惊讶,连忙追问。“班长都会选这个位置!”两人的声音一前一后,格外默契。“难道班长就得睡位置最差的床,是为了以身作则?”我还是没明白。两位老兵相视一笑,眼角的皱纹里储满回忆:“你再看看,这个位置最方便管事儿。”我顺着他们的目光再看,依旧没琢磨出端倪。

快要走到宿舍门口时,我遇上一位从部队转业的老领导,他正驻足看着墙上的作息表和工作安排表。不甘心的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最靠近门口的这张!”他丝毫不犹豫,便作出和新兵、老兵同样的选择。“您也选这个床位?为什么?”我彻底糊涂了,在我眼里处处不便的床位,怎么成了他们的一致选择?

老领导看着我满是疑惑的神情,放慢了语速:“你站这儿看看就知道了。”他抬手示意我站到那张床边,细说道:“从这儿往外,战士们进出宿舍,你是不是都能看见?宿舍里每个角落的动静,是不是一眼就能扫到?有什么情况,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每个班长,都会选这个能统揽全局的位置。”说着,他转头

问旁边的年轻战士:“这个床位,是你们班长的吧?”战士连忙摇头:“不是……”老领导的眼神瞬间严肃起来,语气也沉了几分:“那你们班长睡哪张床?”战士赶紧指向进门第一排靠窗的床位:“是这张。”老领导的神情这才缓和下来,点了点头:“这个位置也对,也是第一排。班长睡前排、副班长睡后排,前后能照应上,班里的事儿才能管得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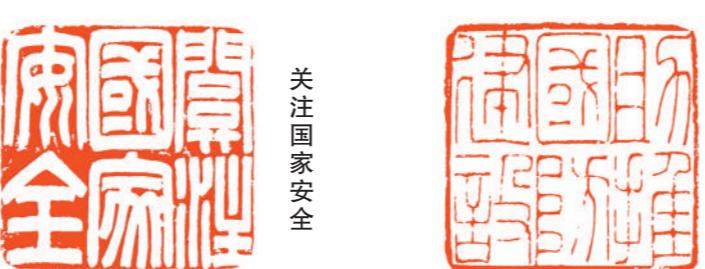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年轻战士选这张床,想的是能更快站到训练场;老兵记着这张床,念的是班长当年的责任;老领导选这张床,念的是整个集体的周全。他们没人计较床位舒服不舒服,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把“自己”放在了脑后,把“集体”揣进了心里。

一间小小的宿舍,一个普通的床位,让我明白军人的担当。这份把集体放在第一位的坚守,藏在“集合最快”的朴实里,藏在“方便管事儿”的默契里,藏在“统揽全局”的责任里。它不像惊天动地的壮举那般耀眼,却在细微处闪着光,让我读懂了“军人”二字沉甸甸的分量。

藏在雪花里的忠诚

李可心

一瓣心香



问 田篆刻

助推国防建设

关注国家安全

万里雄关(中国画)

葛龙作

阳光斜斜地透过窗棂,落在相框的木纹上。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母亲着蓝白条纹衬衫,笑容里满是温暖;父亲一身戎装,将刚满一周岁的我紧紧搂在怀中,肩章似乎沾有戈壁沙尘。

父亲是一名边防军医。我的成长时光里,他常常缺席。年少时,我不懂他的忙碌,只是一味埋怨,怨他陪家人的时间太少太少。

8岁那年,父亲休假日归队前,我死抱住他的胳膊,泪水打湿脸颊:“爸爸,别走好不好?”他弯腰轻抚我的额发,将我递到母亲怀中,声音沙哑:“宝宝,爸爸要去做事,下次一定多陪你。”

高三那年,我和家人讨论高考生填报问题,父亲执意让我报考军校,我不乐意,更倾向报考心仪的地方大学,不愿重走他的路。争执过后,父亲轻声提议:“去看看我守护的地方,再做决定。”就这样,寒假期间,我第一次随父亲踏上了遥远的边防线。

越野车碾过碎石路,一路颠簸。窗外是无垠的戈壁,土黄色砾石铺展向远方,几丛骆驼刺在寒风中瑟缩,零星碎雪正缓缓飘落。远处,王班长哈着白气给界碑描红,冻裂的手指渗着血丝。看见父亲,他笑着迎上来,眼里满是真切的欢喜。父亲随即把自己的手套塞进他手里,反复叮嘱他要护好双手。

深夜寒风刺骨,我蜷缩在父亲的大衣里,听他细数我童年的点滴:“你小时候总唱《爸爸的雪花》,如今我倒能给你披一次大衣挡风雪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没有休假,请北风捎来几片雪花,雪花在我手心里融化,爸爸你看到了吗……冰雪再大我不怕,爸爸的军衣挡风沙,警惕的眼睛眨也不眨,爸爸在守卫着国家……”那些缺席的时光,被他轻描淡写带过,大衣的暖意裹着愧疚,让寒夜的风雪都柔化了几分。

次日清晨,我走到王班长身边,轻声问:“守在这里这么久,您不觉得累吗?”朝阳映着他沾雪的脸庞,他搓着手笑:“不累!守在这儿,心里踏实。”简单的回答掷地有声。那份藏在风雪里的忠诚,悄悄在我心底埋下传承的种子。

后来,我考入军校,如今也站在父亲曾守护的边防线上。雪季又至,雪花悄然飘落,我不禁哼起熟悉的歌谣,心中满是坚定与赤诚。

新拍的全家福已郑重贴进相框。我与父亲并肩而立,皆是一身戎装,母亲的笑容依旧温暖。这一次,我不是被守护的孩童,而是与父亲并肩的守护者,共护岁月安稳,共守心中信仰。

(杨柳优整理)